



寻味中华·文博

汉代“乐高式”落地灯： 窥见古人“拼装”智慧

沙发随时变身卧榻与储物墙，旋转书架兼具隔断、酒柜与猫爬架功能——当人们惊叹现代家具百变组合时，殊不知，远在汉代，中国古人就已用上可拆装、可调光的“乐高式”落地灯。

山东烟台市博物馆展出的汉代九盏莲枝铜灯就是“乐高式”落地灯的代表。全器共安装九盏灯，每盏灯形制相同，巧妙运用插榫结构，使得灯盏与底托严丝合缝。整座铜灯像一套乐高积木，多个部件之间能够灵活进行组装与拆卸，体现了“一器多用”的前瞻性设计理念。

“现代人总强调设计的实用性，却不知汉代人早就把功能性极简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。”“00后”观众林馥薇在展柜前感叹。

从事室内设计工作的孙巧莉仔细观察九盏莲枝铜灯的设计后，发现古人的想法很“超前”。“汉代铜灯闪烁的‘拼装’智慧在当下十分流行，许多家庭都青睐可灵活组合的家居产品。古人的智慧今天依旧可以为设计创新之路提供灵感。”

古代科技水平和现代不同日而语，九盏莲枝铜灯如何实现“现代式拼装”？



烟台市博物馆，观众在欣赏九盏莲枝铜灯

据介绍，灯座之上，竹竿形灯柱采用了三段插接结构。在灯柱的两个接头处，各自生出四枝双股红铜绞丝，似灵动花枝，每个枝头都稳稳托着一个灯盏。灯柱顶端站立的朱雀，顶冠高高竖起，上面又支起一盏灯。

得益于拼装设计，每个灯盏都可以单独取下。夜幕降临，古人在室外手持灯盏，边走边照亮，似现代的“手电筒”。正如汉乐府诗云：“昼短苦夜长，何不秉烛游！”

相较于现代智能灯具的APP操控，汉代人的“调光术”也显得诗意从容：宴会时点燃全部灯盏，瞬间点亮“羞照舞钿歌筵”般的热闹场景；夜间读书时，仅点亮侧面两枝灯盏，契合“灯火纸窗修竹里，读书声”的静谧意境。

“这座灯高度90多厘米，

功能类似于现代的落地灯，符合古人席地而坐时的用光要求。”鲁东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李昭阳称，灯座为斗笠形圆锥体，清晰刻有青龙与白虎图案，彰显了古人的高超技艺与独特审美。他分析，当时制作这种镂空器物难度极大，很可能运用了范铸法或失蜡法。

九盏莲枝铜灯所蕴藏的“拼装式”设计巧思，在三星堆青铜神坛、鸟足神像，秦始皇陵铜车马等文物上均有运用和体现。譬如，秦始皇陵铜车马上的“伞”平日可以遮阳防尘，遇到危险时还可通过拆卸变成矛与盾。

李昭阳称，在科技并不发达的古代，古人凭借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不懈探索，设计出了可以拼装的九盏莲枝铜灯、可以吸收油烟的长信宫灯、可以省油的夹瓷盏等各式各样的灯具，他们的创意和创造力震撼和启迪着今人。

王娇妮 李嘉丽
(摘自中国新闻网)



唢呐何以“圈粉”年轻人？

前段时间，上海音乐学院唢呐博士刘雯雯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吹响一曲《百鸟朝凤》，社交平台弹幕上满是“唢呐一响，燃爆全场”的留言。如今，唢呐这一传统乐器正以破竹之势闯入年轻人的世界，掀起一阵热潮。

这一古老乐器的“逆袭”，绝非偶然。唢呐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，便在华夏大地生根发芽。明代后期，随着戏曲艺术的发展，唢呐逐渐被老百姓接纳和喜爱。它是迎亲时的热闹欢腾，是送别亲人时的沉痛哀伤，融入中国人的礼俗生活和文化记忆，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，承载着厚重的民族情感。

在当代年轻人的成长过程中，唢呐声是每逢过年，大街小巷奏响《步步高》《金蛇狂舞》的喜庆氛围；是《西游记》《水浒传》等经典影视剧中，英雄豪杰登场时激动人心的伴奏……这种浸润在生活肌理中的文化印记，如同深埋在血脉中的基因。当他们接触到唢呐的那一刻，那些潜藏的记忆就被唤醒，使他们对唢呐产生一种天然的亲近感。

但曾经，不少人认为唢呐很“土气”，一段时间里，传承人断代、受众面较窄、创新后劲不足，是摆在不少唢呐艺人面前的现实难题。一代代唢呐艺人用匠心不断发扬和传

承，探索更加贴近时代、贴近生活的演绎方式。有单班吹奏，也有群体演奏；有街头院落的自由吹奏，也有登上舞台按谱表演；有传统曲牌也有流行歌曲……如今，唢呐艺术呈现出更多样的色彩，为其重新进入大众视野奠定了基础。

从“土”到“潮”，唢呐重获关注，离不开年轻一代对传统民乐的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。他们将唢呐与国漫、游戏融合，如《黑神话：悟空》的配乐里，嘹亮高亢的唢呐声直冲云霄，一下子将玩家带入了传统神话故事；民乐博主“川子唢呐”将唢呐与电音碰撞，唢呐的表现力被无限拓展；无锡交响乐团尝试唢呐与弦乐跨界对话，将AI算法生成的北斗卫星轨道音型融入乐章。在年轻人手中，唢呐可以横贯古与今、中与西、雅与俗，这些跨界尝试赋予传统民乐全新的生命力。唢呐的高亢、张扬、热烈，成为追求潮流、表达个性的新选择。

于唢呐传承而言，“破圈”还需要随着不断更新的文化需求和审美需求，探索更多的路径。民乐的根基在于人民群众，要获得更多人认可，应当进一步普及相关知识，助力唢呐与年轻人的“双向奔赴”。去年开始，浙江省文化馆开设公益唢呐课，吸引近500人报

名，40天时间里，学员们从零基础，到能够完整合奏一首曲子，热情满满。当这一传统乐器的陌生感和距离感逐渐消失，年轻人自发从爱好者成为传承者，形成弘扬传统文化的良性循环。

今天，年轻人用独特的审美视角重新发现传统文化的价值，这种文化自觉的回归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写照。

李卓尔(摘自《人民日报》)

聚焦山西古建筑

何以铸就中国“东方古堡史诗”？

在华夏大地的历史版图上，“太行古堡”宛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，闪耀着东方古堡文化的独特光芒。它们承载着岁月的沧桑，见证了时代的变迁，静静诉说着往昔的辉煌。

“中国北方第一明代古城堡”湘峪古堡，坚强与守护的化身。它依山而建，内城外郭，分布有序。城墙高耸，藏兵洞密布如蜂窝；“双插花院”中西合璧，全国罕见。孙氏家族打造的这座军事堡垒，让建筑化作凝固的兵法，是民间军事工程的巅峰之作。

“中国北方第一文化巨族之宅”皇城相府，庄严与尊贵的象征。这座集官宦府邸、城堡、

凭借精彩的创意设计，最近，飞翔在“鸢都”潍坊天空的风筝令人大开眼界，网友直呼“放飞的哪是风筝啊，简直就是人类的想象力”。

不信你瞧：这里有传统的龙头蜈蚣风筝，也有创新制作的飞机风筝，风筝造型有鲨鱼、大象、熊猫……当传统民俗与创意脑洞相遇，果然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。

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郑艳介绍，风筝的历史十分悠久，造型多样，历来深受人们喜爱。明代诗人徐渭就是著名的“风筝迷”，曾创作《风鸢图诗》25首。

风筝的雏形是什么？

郑艳介绍，在中国，关于风筝的起源有几种不同的说法。

相传在春秋战国时期，墨子花了三年时间，用木头做了一只飞得鸟，叫作木鸢，而据记载，鲁班也用竹子做了一只能飞行三天而不落的“鸟”。很多人认为，这可能就是风筝最初的样子。蔡伦改进造纸术之后，才有了纸做的风筝，被称为“纸鸢”。

在唐代以前，风筝基本上都用于军事。郑艳说，据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记载，楚汉相争时，韩信就曾用风筝在空中侦察敌营。

“《事物纪原》里也讲过一个故事：汉代韩信曾用风筝测量自己所在的位置到未央宫的距离，打算从地道潜入宫中，但是相信这个故事的人不多。”郑艳说。

随着社会发展、造纸业的发达，用纸糊成的风筝越来越多，价格便宜的纸鸢“飞入”寻常百姓家，风筝慢慢地成为人们的娱乐工具，放风筝也随之普及开来。

为何春天适合放风筝？

“草长莺飞二月天，拂堤杨柳醉春烟。儿童散学归来早，忙趁东风放纸鸢。”阳光明媚的春日，景色相映成趣，孩子们则忙着放风筝，尽情嬉戏。

问题来了：为什么春天适合放风筝？

郑艳解释，除了娱乐之外，放风筝也能锻炼身体。从中医



的角度说，春天出来放风筝，晒太阳、呼吸新鲜空气，身体里积攒的郁气和热气能散出去，人会觉得舒服、精神。

而且，放风筝时跑步、抬头、伸腰等动作，能锻炼体力、臂力等，还能让人们感觉更有活力。春天万物复苏，适合户外活动，放风筝能亲近大自然，也就成了人们争相参与的活动。

细心的人可能早就注意到，放风筝是清明节的一项重要习俗。宋代《武林旧事》记载，清明时节，人们到郊外放风鸢，“日暮方归”。

郑艳表示，明代是风筝发展的鼎盛时期。明代诗人徐渭是著名的“风筝迷”，曾创作《风鸢图诗》25首，以诗歌记录当时放风筝的热闹场景。

它的造型有哪些？

从古至今，风筝里藏着人们的不少巧思。无论是制作技艺、造型等，都很有文化底蕴。

提及风筝的造型分类，郑艳介绍，通常来说，人物类风筝以神话传说、历史故事和戏曲人物为主，植物类风筝包括各种花卉、葫芦等。此外，还有动物类风筝，一般是各种鸟类、虫类等，以及一些物品类风筝，比如花篮、宫灯、扇子。另外，还有一些文字类风筝，如囍字、福字、寿字等。

伴随着风筝的流行，各种各样的比赛应运而生。郑艳举例，比如就比赛内容而言，可以看看谁的风筝飞得高、谁的风筝在空中停留时间长、谁的风筝最有创意等。

“放风筝现在依然是人们喜爱的户外活动，不仅可以强身健体、改善体态，也能放松减压、愉悦心情，还能增进社交与亲子互动，并能促进文化传承。”她说。

上官云(摘自中国新闻网)

“太行古堡”：



花园于一体的明清建筑群，以其雄伟的气势和精美的雕刻，彰显着东方古堡的华贵与典雅。陈氏家族在此缔造了“德积一门九进士，恩荣三世六翰林”的传奇。

“铜墙铁壁”砥泊城，水与石的奇妙融合。这是一座建在巨石上的城堡，三面环水，易守难攻。城内建筑错落有致，古朴典雅。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坍塌城墙，把冶铁业的刚硬与市井生活的柔软融为一体，描绘出一幅如梦如幻的水乡古堡画卷。

“明清文化艺林”柳氏民

居，诗意与文化的栖息地。这是一座集南北建筑风格于一体的明清建筑群，随处可见的木雕、石雕、砖雕、名家墨宝，散发着“河东柳氏”的文化气息，彰显六百年书香城堡的艺术魅力。

或雄伟壮观，或精致典雅，或独具创意，或底蕴深厚，从湘峪的烽火狼烟到柳氏的诗书弦歌，它们以山河为纸，以智慧为墨，默默谱写着东方古堡群的诗画华章。

(资稿)